

乡愁里的芥菜包

文/杨绍精
图/玮玮

在粤西的饮食版图里,电城不仅有古城的历史的厚度,更有味尖上的温度。在这里,有一种专门用来包粽的生菜,现在还叫“包粽菜”。这层翠绿色的叶子,不仅赋予了它清雅的芳名,更让蒸熟的芥菜包互不粘连,每一口都带着一股清新的芬芳,又中和了米粉里包含丰富馅料的黏腻。

儿时没有时钟,判断火候全凭感觉。水开后,待锅盖冒出大烟,母亲便在灶台边点上一炷香。那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期待的煎熬。俗语云“一炷香烧到脚”,便是揭锅的吉时。若是蒸过了头,芥菜包便会塌陷变形,甚至黏成一团,模样滑稽。难怪现在形容人面貌不佳,还打趣说“长得像个蒸流芥菜包”。

儿时记忆里,每年腊月廿七的早上,便从村里排队春粉开始。一家人要忙碌到下半夜,才能做完那一斗五升米的芥菜包。第一笼起锅,母亲总会把我们从小梦中唤醒。依稀记得有一年,我半夜醒来倚靠在床头,睡眼惺忪地连吃五六个,才满足地睁开眼嘟囔着:“好吃……真好吃!”那是母亲最骄傲的时刻,也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近年来,芥菜包走出了乡野,端上了城市的酒桌。然而,当它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后,似乎也丢失了旧日的灵魂。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石磨的转动,冰冷的模具压制取代了母亲灵巧的手指。

如今市面上的芥菜包,个头硕大,菜叶层层叠叠裹得严严实实,但表面总带着一股水汽的黏腻,全然没有当年起锅后,蒸气散去就乾身干爽的感觉。况且,馅料里虽多了瑶柱、香肠的奢华,看似丰满,口感却往往失了分寸——少了那份恰到好处的软糯,也少了那份精打细算、刚好包过的朴实。终究是“形似而神离”。

如今,会做地道芥菜包的那代人渐渐老去,步履蹒跚。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承接这门繁琐耗时的手艺。那缕夹杂着柴火和糯米馅料香味的气息,似乎永远定格在几十年前的灶膛里。留住乡味,便是留住乡愁。芥菜包进城,是饮食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我们在茶楼里品尝的,或许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怀旧;而那份真正带着母亲体温的“旧味”,恐怕只能在梦回故里时,才能重温那份家里最质朴的温暖。

而反复揉搓粉团,则是极考验功力的环节。生粉与熟浆的配比,全凭经验拿捏。父亲的手掌粗糙却温热有力,他反复揉搓,直到粉团变得软糯而有韧性,仿佛注入了灵魂。做包粽时,外皮要捏得均匀,却又暗藏玄机——外皮稍厚以承托馅料,收口处皮薄,捏出的褶皱均匀美观。蒸熟后吃起来,才不致于“厚此薄彼”。

最妙的是那层“外衣”,它虽名曰“芥菜包”,实则包裹粘皮的,

是一片片经过开水焯烫的生菜叶。在电城老一辈人的口中,这种专门用来包粽的生菜,现在还叫“包粽菜”。这层翠绿色的叶子,不仅赋予了它清雅的芳名,更让蒸熟的芥菜包互不粘连,每一口都带着一股清新的芬芳,又中和了米粉里包含丰富馅料的黏腻。

儿时没有时钟,判断火候全凭感觉。水开后,待锅盖冒出大烟,母亲便在灶台边点上一炷香。那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期待的煎熬。俗语云“一炷香烧到脚”,便是揭锅的吉时。若是蒸过了头,芥菜包便会塌陷变形,甚至黏成一团,模样滑稽。难怪现在形容人面貌不佳,还打趣说“长得像个蒸流芥菜包”。

儿时记忆里,每年腊月廿七的早上,便从村里排队春粉开始。一家人要忙碌到下半夜,才能做完那一斗五升米的芥菜包。第一笼起锅,母亲总会把我们从小梦中唤醒。依稀记得有一年,我半夜醒来倚靠在床头,睡眼惺忪地连吃五六个,才满足地睁开眼嘟囔着:“好吃……真好吃!”那是母亲最骄傲的时刻,也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近年来,芥菜包走出了乡野,端上了城市的酒桌。然而,当它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后,似乎也丢失了旧日的灵魂。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石磨的转动,冰冷的模具压制取代了母亲灵巧的手指。

如今,会做地道芥菜包的那代人渐渐老去,步履蹒跚。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承接这门繁琐耗时的手艺。那缕夹杂着柴火和糯米馅料香味的气息,似乎永远定格在几十年前的灶膛里。留住乡味,便是留住乡愁。芥菜包进城,是饮食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我们在茶楼里品尝的,或许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怀旧;而那份真正带着母亲体温的“旧味”,恐怕只能在梦回故里时,才能重温那份家里最质朴的温暖。

而反复揉搓粉团,则是极考验功力的环节。生粉与熟浆的配比,全凭经验拿捏。父亲的手掌粗糙却温热有力,他反复揉搓,直到粉团变得软糯而有韧性,仿佛注入了灵魂。做包粽时,外皮要捏得均匀,却又暗藏玄机——外皮稍厚以承托馅料,收口处皮薄,捏出的褶皱均匀美观。蒸熟后吃起来,才不致于“厚此薄彼”。

最妙的是那层“外衣”,它虽名曰“芥菜包”,实则包裹粘皮的,



▲美味的芥菜包。



▲制作芥菜包的材料。



▶制作芥菜包。



▲芥菜包(资料图)

细说赤坎高州会馆的门联

■梁雀屏

俗语有云:“无商不富,无埠不活”。清康熙解除海禁后,赤坎海运商贸迅速发展,各地商人纷纷前来赤坎做生意。随着商贸兴盛,同乡群体渐成规模。为了便于聚会、寄宿、统筹生意、议决大事,各路乡人捐资会馆,从清乾隆至咸丰年间,赤坎先后建起五大会馆。

小时候,我经常到位于高州街的四小玩耍。学校里面有一座高大的老房子。听大人说那是高州会馆。偶尔就站在门口往里张望,只见青石条铺就的天井,四周幽暗深邃,心里不免有些发怵。再后来,高州会馆被拆掉了,建起了标准化的操场。会馆的匾额、门联由湛江市博物馆收藏。唯剩一对见证了昔日繁华商贸景象的石狮子被砌在了学校宣传栏的两侧。

学习楹联后,我对高州会馆的门联——“旅馆盍簪同敬梓,海波澄镜到博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副楹联是清朝状元林绍棠所题,却鲜有释义可查。

后来,我在《湛江晚报》的网页发现了一篇题为《寻访一幅古楹联的故事》的文章,作者对下联的第六字“博”生疑,总觉得仄仄相对,既不合联律,也无意解。后来,他亲自前往湛江市博物馆察看门联,由于石刻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且经拆、放、搬、砌等奔波,加上碑面潮湿生苔,看不十分清楚,只好将所看到的尽量原形录下。但究竟是“博”字还是“搏”字,作者说,自己也不清楚。直至后来他读到看到李永新诗翁的《东山》诗,中有一句:“上攀桑枝,下踏老龙迹。”才惊觉状元公楹联用字之妙。鉴此,他认为高州会馆楹联是:“旅馆盍簪同敬梓,海波澄镜到扶桑。”

作者是从“桑枝”一词想到“扶桑”,再结合对联意境、格律、字形,推断出原字应为“搏(扶)”,而非“博”。我也认为下联的第六字就是“扶”,“扶”的异体字是“搏”,由于年代久远,字体渐模糊,而“搏”字并没有广泛使用,认识这个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各种资料都把个字误记作“博”。

无论这个字记为“博”,还是“搏”,都不合联律。因为上联第六字为仄声,下联第六字必为平声。“搏”在“搏桑”一词中与“扶”同音,属平声,而“博”与“搏”都是入声字,属仄声。况且,记作“搏桑”或“搏桑”,其意不详。当第六字为“搏”时,则有意可循。

我们先看上联:“旅馆盍簪同敬梓。”会馆怎么被称为“旅馆”?原来,会馆是明清时期特有的一种地缘性民间客栈。盍,合也;簪,疾也。“盍簪”应指友人相聚。“敬梓”出自“恭敬桑梓”这个成语,喻指敬爱故乡、乡人团结。如此,上联便可以理解为:会馆之中,同乡聚首,彼此敬重,共叙乡谊。

再看下联:海波澄镜到博桑。“博桑”是古时传说的东方神木和国名,也指传说中太阳升起的地方,后世常用指代日本。但在这个下联中,应代指海外。下联可以理解为:大海微波粼粼,清澈如镜,商船扬帆远航,直至东方极远之境。此句既写实景,也寄托着商贸通达四海、事业宏图远展的愿景。

“旅馆盍簪同敬梓,海波澄镜到博桑。”此上下联的最后个字合起来便是“梓桑”,即“桑梓”,巧妙呼应上联“敬梓”之思乡情怀,足见状元林绍棠心系故土的深挚情感。

或许有朋友会产生疑惑,林绍棠不是湛江吴川人吗?为何为高州会馆题联?在搜索关于这副门联的资料时,我才知道,清代的吴川属高州府管辖,林绍棠即属“郡人”,由状元郎为家乡会馆题字,正在情理之中。

幸有这段历史渊源,赤坎高州会馆才得以留下这副珍贵的状元墨宝。它不仅是一副楹联,更是一段历史的注脚,承载着赤坎古埠的商贸记忆与乡邦文脉,至今犹在无声诉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

1月26日是腊八节。“腊八”在小寒节气期间出现较为常见,但今年比较特殊,因为古人用“置闰”来调节历法,2025年有个“闰六月”,所以腊八节比大寒节气到来的时间要迟。从农历时间上看,此次大寒到来的时间正好是腊月初二,比“腊八节”早六天,而且,“立春”也在除夕之前来临,甚至早于“小年”。

在冬春转换的时节,中国人向来具有的生活朝气,将这一时节推向岁时生活的高潮。春节的气氛从腊八开始营造。腊八的饮食、腊八的鼓乐,是迎年的味道与声响。腊八是过年的起点,“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要吃腊八粥,腊八粥起源于蜡祭,蜡祭是岁末对农神、百谷之神、禽兽之神、水土之神的祭祀,“合聚万物”,“总祭诸

神”。蜡祭是年终总祭,所谓“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人们在岁末休息时刻,以食物祭祀与农事有关的神灵,祈求丰年。腊八是上古蜡祭传统的传承,腊八粥是混合豆类果品糯米的粥品,是奉献的祭品,它也是人们冬寒时节的高热量饮食。河北固安等地俗传腊八粥吃得早,来年五谷的收成也会早,“谁家灶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人们还用腊八粥供祖先,涂抹门窗、井灶、果树等,谢恩祈年,这显然是古代蜡祭百神的遗风。报年信儿的腊八粥,提示人们开始进入年节时间。但最能鼓舞情绪、营造年节气氛的是腊鼓。鼓作为传统法器,它是春雷的模拟,“鼓以动众”“鼓鸣即起”。时值冬末,代表寒冷的阴气已成暮气,如果不将其去除,我们的春天就不会顺利到来。

为了助阳迎春,就必须以鼓乐感动天地,鼓舞人心。人们在腊八奏响送冬迎春的腊鼓,“以息老物”的土鼓,所谓“腊鼓鸣,春草生”。至今河南濮阳还有腊鼓迎春习俗,人们从腊八开始在村头敲响鼓乐,一直到正月新年。

腊月二十三后,年节气氛越来越浓郁。过年“家家忙”,人们忙着祭灶送神,忙着卫生大扫除,清洁环境,装饰门庭,同时还得采买办年货,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火红的新年。新年是我们用热烈的欢乐气氛迎来的。我们在辞旧迎新之时,将内在情绪与外在气氛调动与烘托出来,我们要在欢乐的气氛中迎接温暖的充满生机的春天。我们在春节期间,以声音、色彩、光照等,将这一特殊时间,变成进入新年的华彩乐章。(据学习时报)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